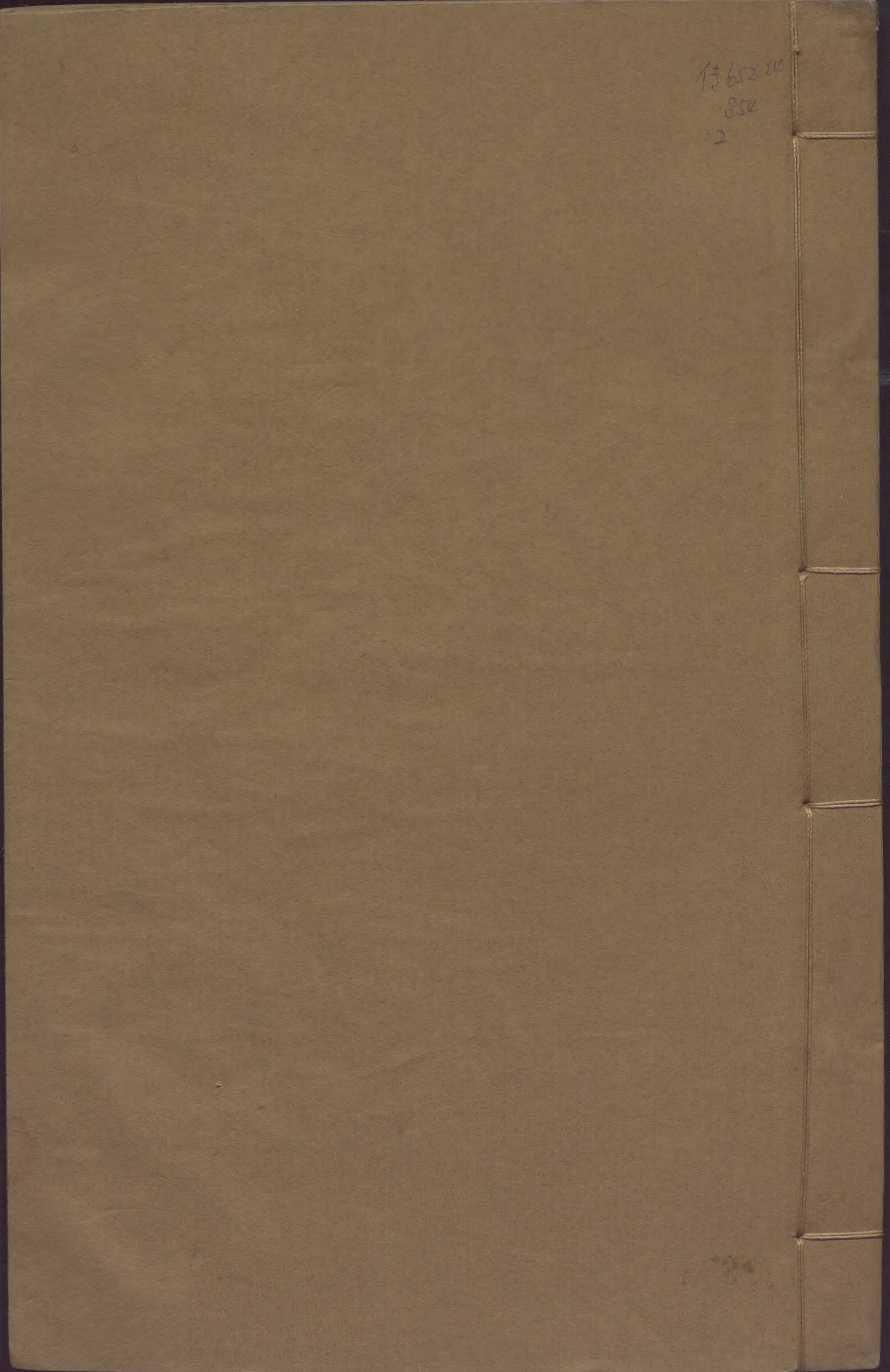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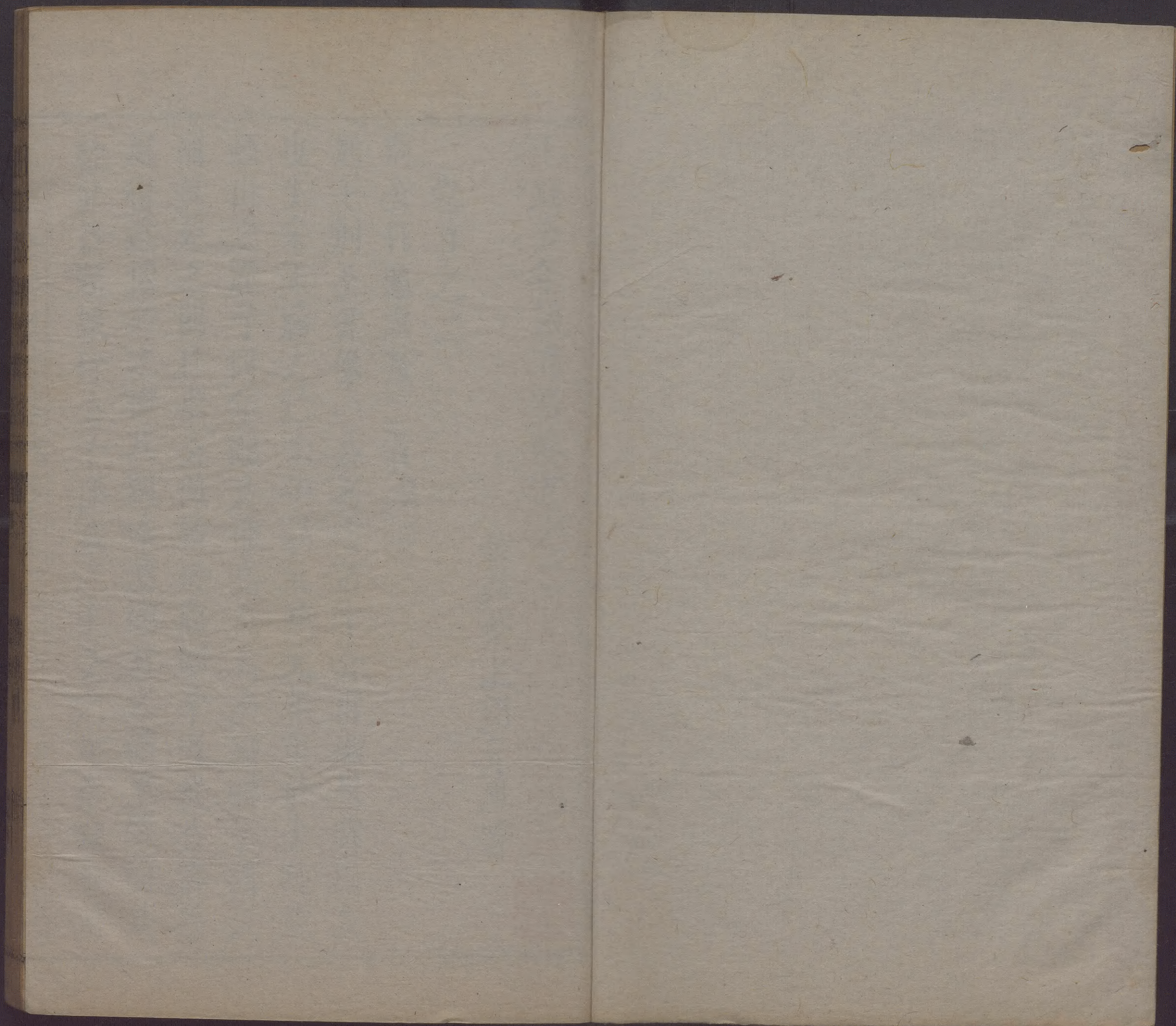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待 612 44
852
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首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首之二

荆公自題真贊二首 錄前

題王荆公畫像○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生宋天禧之己未年以元祐元年卒於金陵塋鍾山之麓予同年顧君棟高欲爲公編輯年譜以補藝苑之闕且求公像繪於簡端予因從公裔孫處得遺像覽之撫其副本應顧君之請重裝潢是軸并爲題識付公子孫藏之至公之文章政事前

人論之詳矣茲不多贅時乾隆十五年季冬月中
州彭家屏書於紫薇官舍

傳神總論

人必有像所以思其人也像必有祠以棲神猶
生人必有宅以安其身也像有時而滅祠有時
而圯後人衆惡荆公者幾於不欲有其人而何
以綿七六七百年像與祠至於今不毀孔子曰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以予所采錄若而人非
後來稱爲善者邪後之覽斯編者其謂之何紀
傳神弁及於諸祠堂記其九篇

真贊二首○李雁湖注曰傳燈錄此物非他物○
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驚曰昔人尙存

耶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莊子吾猶昔人
非昔人○考畧曰公歸鍾山後喜看佛書自是
見於詩篇甚多予嘗評擬寒山拾得詩謂是特
天人游戲耳而他文無有也唯與蔡天啟蔣穎
叔二書則其談佛理至如與曾子固書與陳柅
書辯析佛老甚詳而老子一篇歸於禮樂刑政
四術其言精微廣大尤爲淺儒所不能道無論
陽儒陰釋者而謗者乃言公晚年流入佛老何
哉

題王荆公畫像○此乾隆十五年彭公時爲江西
布政司題於荆公遺像幀首者也乾隆四十六
年辛丑予得拜公像於東鄉友人王交三家遂
錄以歸顧彭二公爲臨川穆堂李侍郎主康熙
辛丑會試所取士穆堂稿所辨荆公誣罔事甚
多故予求觀顧氏書亦甚切而予得拜公像實
始於此故首錄之

書王荆公騎驢圖○考略曰王荆公騎驢圖是亦
一寫真也公歸鍾山後優游山水間往來昭慶
定林入功德水所與遊皆清尚之士若李伯時
米元章蔡天啟葉致遠詩人俞秀老清老是也

所騎者驢也所發揮於古學者字說也抱字說而追逐於公驢後者清老也曰是勝事不可以無傳而因爲騎驢圖者李伯時也時有見其圖而曰騎驢渺上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蘇子瞻也子瞻亦有笠屐圖視此何如也越二百餘年乃有讀臨川集若與清老曠世相感者元人張伯雨也其詩曰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彫訛執鞭願作鍾山吏一袂字書隨白驪古無不朽之畫而是圖若幸得長存則以有書其上者山谷道人黃魯直也山谷云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以此

入蜀記○考峒曰荆國文公畫像予嘗一見之及閱陸務觀入蜀記謂李伯時嘗圖公像於定林昭文齋所謂著帽束帶神彩如生與予所見圖悉合則知此軸亦出於伯時之手無疑也務觀爲陸佃農師之孫農師師事荆公甚久故務觀每言荆公事甚詳思慕亦甚切卽此一記亦可作荆公仕宦歸來山居一小傳也公有昭文齋詩自註云米黻題予定林所居因作詩曰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今李本云人見有虧成似與第三句不合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考略曰象山陸先生與朱元晦三書在於孝宗淳熙十四年明年作王荆國祠堂記又五年先生卒是諸文皆成于晚年者也自是先生與人書必曰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又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予於諸儒講學諸書無能爲役獨于先生論太極書嘗樂觀焉至于文公祠記所謂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與夫元祐大臣

之更張紹聖小人之報復兩下相激禍變有由先生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洵不誣矣故予於從來是非荆公者亦惟於此記尤樂觀也先生作此記時去荆公沒一百有三年中間洛蜀黨交相排擊其言盈天下若蘇氏之辯姦錄於宋文鑑又宋名臣言行錄盡采之邵氏聞見錄涑水紀聞溫公瓌語魏氏東軒筆錄諸書所謂同志之士猶不能盡察若此類非耶先生沒而後世詆訶此記者又成一大公案然則荆國公案又將何時而了耶顧予於此亦有不能釋然

於斯文者其於援引老氏抹殺漢唐謂公之學不造本源而悉精畢力於其末則猶是講學論治漸漬於南渡習氣夫道有本有末天下事亦有本有末七不見則本何由而明事不成則道何由而著故善言道術者唯考其行事善惡而本末具在功過自明則論荆公亦第如先生言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足矣又何必區心與事於本末之間而使人汗漫莫測其所由來哉故予於斯記別爲裁截而錄之非敢刪也以明其所好在是而於先生全書自行於世無害也○

錢象祖字伯同錢塘人五世祖暄以嘉祐八年知撫州淳熙十三年象祖繼知撫州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神廟初官御史以直聲振天下此記謂公儒而無欲儒而有爲儒而自信其言皆切當執鞭欣慕鄒公過人遠矣先時洪武朝鮮縉大紳作吉水王氏祠堂序荆公弟王璟之後也序言王氏先世積德深厚而曰固不因荆公而有衰謝也已不能無微辭焉宏治二年南城羅玘景鳴作金谿王氏祠堂記則平甫之後記盛言平甫有後而王雱

勿祀與小人貪功好殺者爭入於泯滅幾與造言荷枷杻者無以異是亦皆西江人也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公自臨川家於金陵卒於是塋于是父母兄弟墳墓皆在焉子雱沒猶有次子旁是後子孫不知所在亦不復聞有歸臨川者然自公沒中間官於臨川者嘗爲公集其文又築其祠而祀之至于今六七百年不絕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故予於諸祠興廢可考而知者必備錄之所以見公流澤之長也虞伯生作臨川晏氏宗譜序云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尙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

荆公故宅○考略曰乾隆己酉予遇臨川李君於南昌旅次曰近見某氏詩選錄李石臺所作荆公故宅詩一首旣將原詩改易數字又大肆譏評予甚憤焉予因取李氏集覆閱之不知某氏何惡於臨川人謂於荆公多所諱言又何所愛於石臺改其詩爲能存直道詩言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敝豈緣公竊謂元祐紹聖黨禍此二語實爲千古定案矣今改終爲疑故豈爲竟遂不得不改史書功過亦濛七爲生平功過史

書中夫改人之詩以毀人又改人和詩以易其
原韻何斯人之不憚煩也石臺又有重和詩一
首言周官實政終難毀則與熙豐法敝豈緣公
合矣宋史虛言以失公又與史書功過亦濛七
合矣盛名孤立應成謗赤烏當年亦雨濛是其
于公之得謗至比之周公居東又詳著跋語於
後某氏亦能取重和詩及諸跋語而盡改之乎
夫必如其所改詩謂石臺猶存直道可也否則
以本詩言之豈非臨川人諱言荆公至是不又
益一李來泰乎臨川人自宋陸象山作荆公祠

堂記元吳草廬虞道園又繼之明嘉靖中則有
章袞汝明作荆公文集序纒七至五千言湯顯
祖義仍於青苗保甲亦皆有說近惟李侍郎穆
堂稿所辨正誣罔事尤多夫此數君子皆以文
章道德顯著於當時其著書立言亦欲以傳信
後世必不肯違直道以黨鄉人也且六七百年
來毀荆公者沿襲舊說奚啻千萬人某氏又何
必改此一詩藉臨川人以攻臨川人公之得謗
愈積而愈多豈不以此也哉李君名孝汾字齊
舒穆堂侍郎之弟之子遂書以相質且以釋其

憤云

存是樓 題王荆公遺像 ○黃魯直跋荆公禪簡云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
有足者也然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
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語
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考畧
曰一荆公耳明允之作辨姦一則擲之在深淵
之下魯直之跋禪簡一則抗之在青雲之上且
一魯直耳以未嘗親見光風霽月之濂溪而人
皆信之以熟視富貴浮雲之荆公而不一及之
於像何有焉書罷爲之三嘆予錄諸序像贊共
二卷中有王明清玉照新志韓止仲澗泉日記
黃魯直跋簡鄭端簡古言亦必爲之備載者以
其言簡而意盡皆有過人之識後之覽者果能
平心而察之雖謂俟之百世不惑可也

王荆公年譜例略

卷首三

年譜所以紀事也荆公譜前此既無所承卽生平自著其文亦多無歲月可考故雖年譜告成猶不能無歉心焉自古傳信莫如史惟宋史傳公尤多顯然不合而無有人從而正之者是誠不可無言也

春秋采善貶惡非獨無刺譏而已惟好議論者公記惡不記美而後世有述皆歸焉

天子爲天下君宰相爲時亮天工者也攻公如專

王荆公全集詩考卷之二十一 後集 一
在新法猶爲在朝言朝惟謗公者千萬端皆出於私書辨之而不勝辨則由辯姦凡事不近人情一言爲之也

辨姦如張安道撰墓表有命相之語子瞻作謝書有流涕之言其爲作僞易知也今又采元豐七年子瞻過金陵有鍾山唱和諸篇公旣沒有與滕元發一書皆具載於眉山集中者其於辨姦不愈足證其妄乎

與荆公分道立幟者溫國也以變更新法言之謂青苗不可徧行於天下似矣保甲可廢乎差役可復乎熙河可旣取而復棄之乎以詩賦取士豈果愈於經義乎李石臺曰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敝豈緣公

濮議爲公身外之事也而錄之所以志黨禍之所由始宋之亡實由於黨禍
神宗實錄爲公身後之書也而錄之尤詳者所以志黨禍之終

考畧所以紀事亦所以辨謗而於論文不與焉其於公文曰讀本何也非敢自詡能讀與僅爲學子估畢之資亦以事與文有關於體要者皆繫

三才全書卷之三 夜集
焉以是爲不可不讀云爾

曰就正何也柳宗元著非國語矣而後人非七國語又作明陳耀文於丹鉛錄正楊有書矣而後人又有正七楊者然予於丹鉛錄所痛詆安石者亦十駁其五已載之考略雜錄矣則今于考畧全書誠得有道者正之是爲荆公身後之大幸而亦鄙人屬望之真心也

唐宋韓柳二蘇之古文嘗自言其用心所由來與其得力所已至而荆公無有故予考畧鮮及焉然即以文論惟穆堂李氏有言荆公生平爲文

最爲簡古其簡至於篇無餘語語無餘字往往束于百言十數轉於數行中其古至於不可攀躋蹤跡引而高如緣千仞之崖俯而深如繩千尋之谿而曠而愈奧如平楚蒼然而萬象無際此真善言荆公古文者而世且曰吾不以人廢言也又曰吾愛其文而惡其爲人因遂不欲讀其書是果得爲知人與知文者哉

公詩曰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獨謗公者造爲不根之言又以銖兩成千鈞之重卽予無益費精神亦多在乎此觀吾考畧者幸平

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

考畧曰公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至哲宗元祐元年薨年六十六公有酬吳冲卿見別詩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婚媾分最多又祭冲卿文曰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萎公二女長適冲卿子安持又宋史馮京傳魏泰東軒筆錄王明清揮塵錄朱翌猗覺寮雜志或明言生於辛酉或明言得年六十六其他引用白雞事甚衆自正史誤載年六十八後來以史學名家者不特無一人正之且有因史誤而改爲生於

天禧三年己未正史之不足憑此譜開卷可見矣昔漢范升奏不立左氏傳陳元謂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褻瀆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也今予緝公年譜凡後人指公瑕疵妄誕無稽非同小差則多於年數不合得之首詳於此覽者得以考焉

乾興元年壬戌二歲

正月朔改元二月真宗崩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二歲

二年甲子四歲

三年乙丑五歲
四年丙寅六歲
五年丁卯七歲
六年戊辰八歲

臨川王氏登進士者真宗咸平三年庚子陳堯
咨榜王貫之安石叔祖也祥符八年乙卯蔡齊
榜王益安石之父也慶歷二年壬午楊賓榜王
安石六年丙戌賈黯榜王沆安石從弟也皇祐
元年己丑馮京榜王安仁安石兄也嘉祐六年
辛丑王俊民榜王安禮安石弟也治平四年丁

未許安世榜王雱安石子熙寧元年戊申召試
賜進士及第王安國安石弟自咸平三年至是
共六十九年安石祖以下登進士者八人而毀
者乃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何其妄也公誌貫
之墓曰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
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王氏起家登進士
自貫之始故錄於此

七年己巳九歲
八年庚午十歲

廣東省名宦志天聖八年王益以殿中丞知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五十一
州三年以憂去又四川省名宦志王益荆公之
父祥符間任新繁修學校禮師儒與梅摯等唱
和詩賦最多○考畧曰此紀年誤也祥符在位
九年八年乙卯王益成進士年二十一
九年辛未十一歲

明道元年壬申十二歲

二年癸酉十三歲

公有傷仲永篇曰金谿民方仲永明道中從先
人還家於舅家見之當是楚公自韶州丁衛尉
府君憂也

景祐元年甲戌十四歲

二年乙亥十五歲

三年丙子十六歲

憶昨詩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全並緇人衣

四年丁丑十七歲

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是
年楚公通判江寧府公亦隨宦于江寧也憶昨
詩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又曰材
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公自年十七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荆公年譜考略 四
八時卽以稷契自命如此

寶元元年戊寅十八歲

是年十一月故元

二年己卯十九歲

二月十三日父益卒年四十六蓋生於淳化五
年也楚公通判江寧旣卒於官塋於江寧牛首
山子孫遂家焉憶昨詩吳天一朝畀以禍先子
泯沒予誰依

康定元年庚辰二十歲

考略曰公康定元年二十歲明年二年冬則改
元慶歷矣公一生得免於詬厲者唯此二十年
耳然已有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之說予特爲
論之尤詳云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

自慶歷元年至慶歷四年

慶歷元年辛巳年二十一

是年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曰母兄呱七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自
寶元二年二月居喪至是服闋詩曰屬聞下詔
取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則入京師應禮部試
也

慶歷二年壬午年二十二

是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公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是年簽書淮南判官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惟楊寘審賢榜王禹玉珪韓子華絳王荆公安石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有也

史本傳曰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

進士上第

就正

考略曰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在慶曆元年至二年再上歐陽第二書及歐公送曾鞏秀才序皆無一語及安石而子固遂歸臨川矣今日介甫由歐公延譽擢第是置子固稱道介甫于歐公與歐公傾服介甫之書皆未之入目而於二公相見之歲月全未之考也本傳一開卷而乖謬若此則由元人修史皆雜采毀者之言為之而六七百年來從無有正其謬者予因取歐曾二公往來書牘備錄於后使知作偽者無之

而不毀而毀者之妄亦無之而不敗也據名臣
言行錄是說也出於溫公瓌語

送孫正之序○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
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
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
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
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
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
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
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

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
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
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于揚得友
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
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
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
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
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
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
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

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考略曰子固上歐陽學士第一書曰觀聖人之
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則介甫
此序謂以孟韓之心爲心兩人終身學術蓋未
之有易介甫憶昨詩曰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
稷契遐相希是時介甫年十八九已以天下爲
已任今序曰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亦猶是
耳其後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或辭館職辭
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最後辭執政而歸遂
不復出則皆有故而非高尙其事要君取譽於
一時其全書可考而知也

慶歷三年癸未年二十三

讀本

憶昨詩示諸外弟○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
多芳菲短垣困七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幽
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此時少壯自
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閒弄筆戲春色脫落
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
饑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全並緇人衣明年親
作建昌吏四月挽舡江上磯端居感慨忽自悟
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

將安歸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
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昊天一朝異
以禍先子泯没予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絕皆血
被面無時晞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
薇屬聞降詔起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刻章琢
句獻天子鈞取薄祿歡庭闈身著青衫手持版
奔走卒歲官淮沂淮沂無山四封庠獨有廟塔
尤峩魏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
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旂騰書漕府私
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櫓
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
揮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
事不自適却指舅館排山扉當時髫兒戲我側
於今冠佩何頎也况復邱樊滿秋色蜂蝶擢藏
花草腓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蒼卒回駟駢畱
當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考畧曰公自丙子以前常隨宦遊至韶州丙子
以後年十七至江寧旋居喪三年慶歷二年成
進士官淮南三年歸臨川卽此一詩而二十三
歲以前歷七可據如是也造謗者謂荆公少年

就正

懷刺見濂溪則真無其時無其地也江寧舊名
建業亦名建康今諸刊本皆云建昌吏是相沿
承誤否

讀本

傷仲永○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
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郎書
詩四句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
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
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
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不使學
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見之十二三

讀本

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
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
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
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
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
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附雲林圖記書後○凡人之賢不肖皆於其卒
也命之始不肖而卒也賢則謂之賢焉可也始
賢也而卒不肖則謂之不肖可也金谿雲林三
十六峯鄉人危太樸雲林圖記曰近崖山有神

就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曆上 九
童峰方仲永者實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
仲永是也余謂仲永始而通悟終焉爲泯然衆
人見於荆公悼嘆者詳矣則仲永何足以當是
山之靈而是山亦何樂藉仲永以受此名哉予
是以嘆誌者因荆公此文而附和之而不知已
失荆公所以垂戒之旨矣世之爲賢不肖者可
不知所從事哉乾隆己丑上翔書

張刑部詩序○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
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
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
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
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
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
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
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
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
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考略曰予嘗有言詩話盛而風雅之道靡矣至
宋尤甚而其品益下惟荆公無有卽平日與人
論詩亦絕少其不好爲議論與言人短長亦於

此可見矣此序因刑部與楊劉並世故言其文
詞染世學者迷其端原然前乎此石守道作怪
說則痛詆大年後乎此歐陽公以古學倡天下
而文體爲之一變亦以楊劉爲言云刑部名保
雍會子固嘗誌其墓

同學一首別子固○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
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
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
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
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
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
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
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
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
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
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
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
庸之庭而造於其堂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
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耳輔
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

就正

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考畧曰介甫同學一首其言及于中庸蓋本之
子固懷友一首原文也中庸二字本出於夫子
之口而載於論語之書其後子思作中庸荀卿
謂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子
思唱之孟子和之則固以中庸為子思所作又
其後孔叢子載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
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
之言有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則已不免有
疑辭矣自是由周秦以及漢唐中間未有從事
中庸專門名家者唐李習之作復性書三篇歐
陽子以為此中庸之義疏爾而又曰不作可也
又送太原秀才序則猶若有微辭焉蓋自韓柳
而下至北宋若柳仲塗穆伯長孫明復石守道
胡翼之李泰伯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此皆
言道術者總之不離乎孟荀楊韓慶曆元年子
固初上歐陽學士書曰仲尼既沒觀聖人之道
者莫如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慶曆二年介甫
送孫正之序亦曰以孟韓之心為心則今懷友
同學一文雖作於慶曆二年而曰望聖人之中

庸而不能至則固非舉子思全書而言之也其
後二公作洪範傳亦皆於子思中庸畧舉其辭
尤非若後世言道統者必歸焉且介甫有性情
說若甚爲習之下鍼砭者子固懷友一首最後
見收於吳氏能改齋漫錄此自是子固少年之
文非其至者然而二公立志之蚤望道之卓終
其身能砥行立名於後世至今六七百年未有
能繼之者尤不能無重感於斯文也文云予在
淮南爲正之道子固蓋在慶歷二年還江南爲
子固道正之卽在歸臨川時別子固而復之官

淮南也江南卽今之江西前此皆稱江南云

李通叔哀辭

弁序

通叔字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

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
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旣
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
汲七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
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
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
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晬然類君
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

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
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
未嘗接于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
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
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火也以爲
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
也是不唯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
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
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
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
之南某也不可以之聞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
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
未也或以死狀計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
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
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
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
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
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
也作哀辭○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
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修要歸于道

五
今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
兮甚懼以憂倚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
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
兮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
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
兮於安以疇尙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
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
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遠子之不就
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瘞于棺
兮誰坎于邱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

兮予生之愁

考略曰通叔卒於慶歷元年明年公簽書淮南
判官其言會有江南之役泊東流卽三年歸臨
川反揚州而作哀辭也其切於求友必窮六藝
以入於道德悲其窮以天不得沛吾君德澤以
及於斯民大意與孫正之序曾子固同學一首
無以異是不可以不錄也

上徐兵部書

節錄

向蒙執事昇之嚴符開以歸路

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綿二千里風波
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

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日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唯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也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日暮矣
考略曰此書與憶昨詩合故錄之

慶歷四年甲申年二十四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七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塋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墓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

以侈疣然敦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
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
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
亦教之熄也人匕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
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考略曰黃夫人金谿吳畋之配也畋爲敏之弟
吳氏世居臨川三十里外地名烏石岡所居又
有柘岡金谿自宋開寶始置縣吳敏以淳化三
年成進士而二子芮蒙又繼之金谿以儒起家
未有先於吳氏者也畋之女爲王益夫人則荆

公之母也荆公少年往來外家甚數故其所爲
柘岡詩亦多敏之夫人曾太君荆公爲誌其墓
曰某實夫人之外孫稱謂不嫌從同而夫人歸
之以其孫則荆公夫人之祖母也公與子雱皆
吳所自出其被及於外家發祥又如此故予於
吳氏墓文皆得備錄之所以志兩家世濟其美
云公還自揚州實三年曰四年不合也以夫人
卒之年數之則又似作誌實在四年矣姑錄於
此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三
慶歷五年
十一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三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三 自慶歷五年至慶歷七年

慶歷五年乙酉年二十五

附曾鞏上歐陽舍人書 未錄

考畧曰子固上歐陽舍人書末云鞏之友王安石至庶知其言之非妄也百餘字悉與致蔡書同惟中多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十二字又云此數者近皆為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是致蔡書後必已得報而後及於歐蔡書首云

慶歷四年五月日此書無年月明文卽分錄於四年五年可也

慶歷五年三月韓琦罷知揚州邵氏聞見錄曰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公薨荆公

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忌少年之語也

考略曰謂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卽非知己之言亦不同於詬誶也曷爲必作畫虎圖以詆之且至數十年後作挽辭而猶不忘之元祐修神宗實錄采入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爲多皆謗書也安石日錄至紹聖初乃出而茲猶必及之者愈以見作僞者欲藉以實安石之罪而不覺已自露其拙也并錄公虎圖詩於后

虎圖○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夾鏡當坐隅橫

就正

行安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
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
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
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
七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
向之俛喙如哺鷄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
亦下車

考畧曰據李雁湖注此詩題下云或言公作此
詩譏韓忠獻恐無此是雁湖亦不以此錄爲然
矣而猶曰或言者爲伯溫諱也是時其父燾作

長編多主邵馬楊范故凡注中言或云者皆爲
諸人諱也李注又云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
聖俞與一時聞人坐中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
衆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據此則諸公分題賦
詩必在嘉祐初年是時韓公不在坐又去慶歷
十餘年曷爲與諸公賦詩而忽諛及韓公耶况
據其說畫虎圖亦非荆公自作此詩祇工於賦
物曷何嘗有一言涉於因物寓諷至挽詩則尤
周內竒怪矣

涑水記聞曰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

就正

王荊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六年
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
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
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
字介甫聞以爲輕己由是怨之

考略曰謂王廷評頗識難字此亦何傷於人卽
以爲輕己亦何必由是而怨之且廷評旣秩滿
而去矣何由而得聞之卽聞之司馬氏又何從
而知其怨而筆之於書予謂邵馬所錄卽實有
其事皆語言之微無關於身名得失之數而一
則書於數十年之後又百有餘年且有悉采入
名臣言行錄者是皆不可以已乎至延及於王
氏日錄亦太甚矣閱罷爲之三歎

慶歷六年丙戌年二十六

是年公在京師

丙戌五月京師作二首○北風閣雨去不下驚沙
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電大如拳死飛
鳥 浮雲離披以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
昨夜雨滂沱北風蕭七寒到骨

考畧曰李注云慶歷六年五月甲申雨電地震
卽此年也案次年讀詔書詩曰去秋東出汴河

就正

梁亦郎指此

附會鞏再與歐陽舍人書○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旣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爲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卽見之也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匕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匕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

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
考畧曰曾子固稱道安石於歐公至於再至於
三是時荆公年二十四所謂文甚古行稱其文
其人爲古今不常有可謂終身不愧乎其言矣
乃近有刊南豐集於所致歐蔡二書末言王安
石者止僅錄其一於此書自其略曰以下至書
旣達書字止刪去一百零一字且又自言其例
曰舊刻再與歐陽舍人書及上蔡學士俱有薦
王安石一段事同而文不異止於前書載之夫
前人重出者可刪則當時曷爲並存而必待六

就正

百餘年後刪之乎原其意蓋甚不悅荆公若有
傷於子固知人之明者其實欲并一而刪之而
又不得不存其一也且於子固當日倦七愛友
之心至是盡沒則亦誣子固甚矣則又有於古
今不常有句改爲或亦不常有者卽一句之中
不顧文義之難通如此

附濂溪年譜慶歷六年丙戌濂溪年三十任南
安司理叅軍程珦假倅南安令二子師事之是
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

考畧曰予嘗閱林德頌源流至論貶損荆公不

遺餘力其一曰安石與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以
不樂新法而絕予以濂溪荆公二家出處歲月
考之所謂同學者此其時耶抑別有其時耶此
其地耶抑別有其地耶此與羅景綸載荆公少
年懷刺見濂溪同一妄也予別有論著於后
慶歷七年丁亥年二十七

本傳安石簽淮書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
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是爲慶歷七年
附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鞏啟近託彥弼黃
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

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
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
不勝其勤閒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
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
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
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
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
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
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
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

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尙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

考略曰子固與王介甫第一書在慶歷七年蓋子固致歐陽舍人書後是年至金陵旋往滁上又云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又云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及子固侍父疾於南京以至於卒則猶在於是年故介甫志易占墓曰卒時慶歷丁亥也當慶歷四年子固上歐公書曰安石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今書云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夫以兩人交相慕悅之情如此猶遲十餘年乃始相見於至和嘉祐間則凡介甫生平其不肯妄交一人又可知矣介甫慶歷初年文字少開廓亦間喜造語誠有如歐公所云者歐公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予謂此數語卽歐公所自道而起衰之功遂與昌黎並以是得成其

為歐陽子之文也夫為文而求為似人則人亦必能似之亦安能獨有千古哉介甫英分絕人自命又最高故其後來為文不惟不似孟韓而亦無有擬似周秦兩漢者此其所以亦成為荆國之文而獨有千古也觀其常題張司業詩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豈非有見於自然之難及乎昌黎平淮西碑孫莘老謂其叙如書銘如詩而介甫且曰筆墨雖巧終類俳殆亦有合於不必似之之說乎或曰語不可造乎曰詩書六

經之文檀弓左邱明之書皆造語者也揚雄以法言象論語其造語尤甚然非假論語以為語故能自成為法言之書二代而下漢以來作者如林如揚雄亦何惡於造語哉

讀詔書○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考畧曰李注云慶曆七年八月錢彥遠奏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千里今復大旱

人心嗷也此詩言去秋正彥遠輩論奏時又注云慶曆七年三月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不入農失作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天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辜與其降疾于人不如移災于朕自今中外臣僚共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又注云降詔在三月則此詩當在春時作也故云新年又亢陽

讀本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荅以感

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

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
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
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
儻可上聞行之否
考畧曰據書中云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沐水又
絕當與讀詔書詩宜並錄于是年公吏縣時惓
七民事先天下之憂而憂如此此等文固不可
不錄也

鄞縣經遊記○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
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
寅升雞山觀礮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
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
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
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
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
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
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
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
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
普寧院日下景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

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考畧曰史稱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考是年公初抵任其勤已如此史又云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此卽異日行青苗之法也此豈有意於厲民與有私於征利哉而後來攻新法者極詆訾之言而不察其心何也歐公他日薦之謂以吏事兼有時才卽治鄞可見矣

讀本

上相府書○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瞍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蒿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

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恣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邱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賢聳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考畧曰據子固作都官誌云安石知鄞縣慶歷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考是年相府賈昌朝陳執中也明年閏正月文彥博同平章事意潞公知安石實始於此

慶歷八年戊子年二十八

二月癸酉頒慶歷善救方

先大夫述○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

不知始所以從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
 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
 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
 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
 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
 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
 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
 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
 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
 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爭之以

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
 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
 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
 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
 太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
 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
 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
 以為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
 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

五荆... 卷三... 十一

萌蘖一切擿^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

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為政範亦掇公此事部

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

虎頭輿致州為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

其不喜恠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

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即有變無

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

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刼佐吏固爭請付

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刼之以叛

眾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

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為吾置州守未有

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

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

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

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

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

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

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居未嘗怒笞

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

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

三刊公... 卷三... 十五

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克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考畧曰公父都官墓誌本以此述請銘于子固今獨錄此亦以述與銘其言質實如一皆可並存不朽也公又有先大夫集序曰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公爲文簡而有體類如此又有答韶州張殿丞書亦爲都官而發其言尤激昂悲痛可爲千古監戒茲不錄予別有所論著云

讀本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

向之渠川稍七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穉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七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旣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畱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考略曰杜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歐陽公誌其墓云慶曆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是公有上杜學士兩書應在七年八年也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公後

五辨五年譜考略 卷三 屬州 十一
來變行新法亦猶是意然不若治鄞時悉著成
效以無有旁撓之者也

讀本

上運使孫司諫書○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
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
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
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
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
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
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
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
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
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用出州
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
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
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
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
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
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
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
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

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

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不所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徃徃憎人之言言有忤已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畱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于犯云云

考畧曰是時公年二十八與上大夫言絕無忌諱如此觀其上孫杜二書及收鹽一詩其爲愛民惻怛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弗如宜乎歐陽修薦安石疏云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洵非虛譽無如後人錄公文鮮有及之者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三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四

自皇祐元年夏至至和二年

皇祐元年己丑年二十九

公在鄞

讀本

善救方後序○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嘆曰此可

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

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

今之時可謂有若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考畧曰善救方頌於慶曆八年至是刻石而布之必推本於先王不忍人之政其言簡而明大而非夸自是公之文皆可一望而知也

八月以文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龐籍爲樞密使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其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讀本

省兵○有客語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衆亢彼寡雖危猶幸全將旣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敗孰繼胡來飲秦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驕惰習已以去歸豈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游民慕草

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

李注先儒嘗言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八千仍有在城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自相殘也譬之一

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謹任人闖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申覆皆受廟算上下相狗安得不敗據此雖言兵以少勝而擇將之說畧與公同

考略曰據綱目皇祐元年八月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公此詩必作於是年大意謂兵不可遽省而省兵必有時當如豳風七月詩能行王政

使百官勤儉人民給足然後可議省兵亦古者
寓兵于農之意也李注謂先儒有言蓋出于河
南遺書呂與叔東見錄雁湖全錄于此詩後蓋
專言曹操官渡之戰光武昆陽之戰謝元肥水
之戰無非以少擊衆者似此書生迂濶使試以
闕外之事則直有徃而靡耳夫兵之多寡戰之
勝敗全在擇將得其人與不得其人未聞專舉
兵以少勝爲法也昔王翦秦之名將也始皇欲
使伐荆翦言非六十萬人不可其後李信果以
二十萬人而敗而翦卒用六十萬人而滅荆則

吾不知與叔所錄又謂之何徐禧字德占洪州
分寧人黃山谷嘗言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
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德占以才略出于深山
窮谷而揭日月于萬夫之上年四十大命實傾
使人短氣據此而德占之平生可知矣永樂之
敗雖謂之不幸可也元祐諸儒徒以德占嘗見
知于王安石石呂惠卿遂肆爲詆毀若此至舉其
人擁腫輕捷以喻兵家多少之用勝敗之機此
尤爲兒童之見最愚劣者而乃以奴才薄禧何
哉予考呂氏錄全在以少擊衆以爲省兵之善

就正

卽擇將之說絕與公詩本意不合孔子曰足兵
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善人爲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不云省兵也卽文龐諸公
建議汰兵亦汰其冗兵耗食傷農者耳以少擊
衆之說雁湖不能刺其大謬不然而顧錄於此
若有取焉何也永樂之敗在於元豐五年九月
此因雁湖所錄而錄之

皇祐二年庚寅年三十

是年公歸臨川五月二十五日作撫州祥符觀
三清殿記又撫州金峯公有題字云皇祐庚寅

自臨川如錢塘過宿此

書陳祁兄弟屋壁○千里歸來倦宦身欲尋田宅
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李注按公皇祐二年自舒州通判將告歸臨川
訪鄉人作此詩又李注云予於撫州得此詩石
本乃新授將仕郎守惠州河原縣主簿陳祁立
石又張青在補註云公又有與陳君一柬并附
于此安石頓首選做廬幸數對按發有日更承
出餞寵以佳句尤愧忤不敢當厚意之辱宿宇
下嘗成一絕今書奉寄想一笑而已秋涼加愛

安石頓首陳君景弟足下九月十二日

登越州城樓○越山長青水長白越人長家山水
國可憐客子無定宅一夢三年今復北浮雲縹
緲抱城樓東望不見空回頭人間未有歸耕處
早晚重來此地遊

李注曰作鄞邑滿秩而歸公眷于鄞猶愛桐
鄉之意

皇祐三年辛卯年三十一

是年通判舒州

到舒州次韻答平甫○夜別江船曉解驂秋氣象

亦潭七山從樹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行
問嗇夫多不記坐論公瑾少能談只愁地僻無
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考畧曰朱邑少爲桐鄉嗇夫周公瑾廬江舒人
行問多不記坐論少能談地僻少學指南無人
也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
聲落竟慳浙瀝未生羅豆水蒼茫空失皖公山
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祝萬端
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考畧曰紀雨傷旱也火耕無遺種憫農也肉食有厚顏刺時也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公自註

皇祐三年九

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懷寧縣山谷乾元寺宿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見李翱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遊乃刻習之後

水冷匕而北出山靡匕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李注據晁无咎以此篇入續楚詞晁云蓋公在江南時所書野壁辭凡二十四言世以謂具六

讀本

藝羣書之遺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焉附黃魯直題山谷石牛洞○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考略曰據魯直年譜此詩作於元豐三年皇祐中王荆公通守舒州嘗題以詩故山谷亦擬作又云石牛洞在舒之三祖山山谷寺魯直嘗游而樂之因自號山谷道人

附程俱麟臺故事○皇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彥博言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勛朝廷獎其退靜嘗特遷兩官今自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穎

讀本

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
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選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
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亦辭以家
貧親老且文館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
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
後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石退靜並乞
特賜甄擢詔賜張瓌三品服召王安石赴闕俟
試畢別取旨韓維下學士院與試然二人卒不
就試至和二年始以維爲史館檢討嘉祐元年
瓌同修起居注四年安石直集賢院

附陳襄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節錄襄雖

愚所識近世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
不敢隱惜詳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
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有舒州通判王安
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
時○案此書所共薦者殿中丞致仕胡瑗潁州
司法叅軍劉夔廬州合肥縣主簿茲不錄此書
無年月可考並錄於此

乞免就試狀○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
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

讀本

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任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尚宜有罪幸蒙寬赦卽賜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辜嫁奉養之急而逡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卽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戴盆難與望天兼自笑

虛名亦自嫌稿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考畧曰安石皇祐三年通判舒州由初仕至是十年從無一牘干謁於貴人之門以求速達文潞公當世大賢居相府首荐安石同時則有陳襄薦士書安石與焉雖以潞公舉其恬退及朝廷召試赴闕猶自言嚮時辭試有故而恬退非其本意又數年則有歐陽修薦之于朝皆稱道其賢如出一口毀者乃謂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

就正

與韓絳七弟維及呂公著三人更相稱揚之名始盛而正史采之嗚呼爲是言者亦曾考皇祐三年文潞公以韓維王安石並薦乎亦曾考陳襄與陳舍人薦士書謂安石文學政事已著聞于時乎亦曾考嘉祐初歐陽公以王安石呂公著並薦於朝乎而是時劉敞之薦孫侔亦曰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乎由是言之韓維呂公著方藉文歐二公與安石並薦而韓呂豈能重安石安石亦奚藉韓呂以爲重哉夫自皇祐三年至熙寧中間二十年安石聲名滿天下若范文正公富鄭國韓魏公曾魯公皆爲所稱譽甚久乃毀者置諸君子不言而曰藉韓呂爲重于此見毀者無之而不妄也

皇祐四年壬辰年三十二

通判舒州

老杜詩後集序○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四年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讀本

杜甫畫像○附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

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入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吏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匕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恐四海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胡仔茗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時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日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考畧曰李注云公不喜李白詩而推敬少陵如此特以其一飯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予謂少

王荆公年譜卷四 皇祐
陵處盜賊干戈流離之際而不忘忠君愛民宜
爲後人所欽慕若介甫身登仕籍無不以愛民
爲心自任以天下之重終身未之有渝何後來
同聲毀公者卒無有能諒其心也公詩高出一
代未嘗自矜其能與較量前人短長則謂不喜
李白詩亦傳之者妄也題像詩不知作於何年
因此序而附錄之

祭范穎州文

考略曰范文正公卒于皇祐四年五月公有祭
文茲不錄然其始曰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
迄終名節無疵末云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
不肖辱公知尤是其生可爲一世之師沒則爲
邦國之憂文正可謂不愧乎其言卽公亦嘗受
知於范公見重於當世大賢固甚早也陳師道
有上蘇公書云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
於知小人而師道云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
反置之耳嘗以時考之荆公由簽判淮南知鄆
縣倅舒州凡文正所及見之荆公尙官卑職小
固無有事權能進退人安得有小人附麗之者
公嘗有答孫少述書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

就正

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固素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謂是君子得與通周旋者亦少也何有于小人師道貶斥荆公太甚而并謂之正所言爲未盡道聽塗說果何所聞而來哉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畱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

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二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

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
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
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
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
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
其能使先生傳耶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詩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
春風祗涕洟花發鳥啼皆有思忍尋常棣脊令
詩

考略曰安石兄弟七人長安仁常甫次安道勤

甫母徐氏出安石以下皆吳夫人出公誌常甫
平甫墓皆言其孝友最隆亦家世實然常甫卒
於皇祐三年至四年而葬誌文自明詩曰眼入
春風亦四年春也故誌與詩皆錄于四年
皇祐五年癸巳年三十三

通判舒州

讀本

發廩 ○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
窮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
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
苦未就小官苟營營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四日
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鰥惻崎嶇山谷間百室無
一盈鄉豪已云然罷弱安可生茲地昔豐實土
沃人良耕他州或皆窳貧富不難評幽詩出周
公根本詎宜輕願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
感事○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
旱尙何有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火特愁吏之
爲十室災八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賊間關
幸見省笞撲隨其後况是交春冬老弱就僵仆
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鄉隣銖兩徵坐逮空
南畝取貲官一毫姦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

讀本

謂民父母竭來佐荒郡懷七常慚疚昔之心所
哀今也執其咎乘田聖所勉况乃余之陋內訟
敢不勤同憂在僚友

讀本

兼弁附○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
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弁乃姦回姦回法
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火堙
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
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弁可無權利孔至百出
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讀本

寓言附○婚喪孰不供貨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

傾粟助之生物羸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弁

李注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勸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勤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之變兼弁可無摧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弁爲非

考畧曰發廩詩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李注云公與皇祐三年倅舒州至和元年除館閣則詩所謂三年者蓋自三年至五年所見閭閻之疾苦官吏之追呼無不具託於詩篇故予於感事兼弁二詩並錄之寓言又錄之雁湖於寓言詩註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勸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士始解矣始予以勤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弁可無摧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弁爲非考畧曰兼弁詩旣以

就正

兼弁爲奸回矣其云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
卽所謂先王經制與七月之詩是也俗吏不知
方培克乃爲材固非卽俗儒不知變謂兼弁可
無措亦非也語意本如是耳至寓言詩婚喪補
助諸語皆周官之成法孟子之遺言也末云後
世不務此而徒區區摧兼弁猶無益焉視前詩
本一意相承而至是尤加深切耳雁湖引楊龜
山之言旣於辭與意俱失而又以此爲奸其言
深文刻核是豈學道人所宜出此雁湖注兼弁
詩弁引蘇子由言介甫小丈夫又謂今日民遂

就正

大病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
者豈其然哉子由當元祐時猶謂安石山野之
人於吏事冥無所知安石一生詩文具在何肆
口詆毀至此嘗見子由古史序裁及第三句而
大駭旣而閱古史全書竊憤太史公文雄百代
雖數千年來未見遷之後有遷而乃遭此破碎
滅裂後人輕薄前賢未有如子由之甚者則介
甫之不免受其譏訕又何怪耶龜山集今不見
譚勳墓銘

曾鞏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宋故衛尉寺丞

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尙書都官員外郎贈尙書
工部郎中諱益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
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塋於撫州金谿
縣之某鄉某原旣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
曰益曰某皆已卒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參
軍亦已卒其孫曰安仁宣州司戶叅軍曰安道
皆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州曰沆荆南府
建寧縣令曰安國曰安禮其曾孫曰某曰某曰
某其墓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由工
部之叔父尙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

始起家爲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爲尙書職方
員外郎至於工部父子遂皆進於朝爲聞人其
世浸大夫人及拜其舅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
孫之祿其壽至於九十其卒於撫州之臨川安
於其寢余旣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常得拜於堂
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其
爲婦順爲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祿者其宜也
已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
內修法度輔佐其夫而其效之見則兎置之人
至於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

固嘆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賢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於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士顯其施其行易知女處於私其有孰窺嚴七秀眉不見缺虧曷以長之視此銘辭

考畧曰史稱歐陽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按祖母謝氏卒于皇祐五年明年四月改元至和是時歐王尙未相識至至和三年歐公再論水災狀以包拯張瓌呂公著王安石並薦則謝

就正

氏卒已四年矣狀亦無薦爲諫官語其爲采摭雜書謬妄可知集中又有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兩人堪補諫官小注祇載至和中而不曰某年又注云乞畱中遂不出其言恍惚無據其爲後人換補亦不無可疑楚公七子安仁安道母徐氏出也安石以下皆吳夫人出而此誌闕安世安上何也王氏由進士起家始於觀之公集有主客郎中王公墓誌銘卽觀之也乃諱某字某皆不書名卽祖與考及諸子亦無一名者雖有某公兄孫也一語猶不知此誌爲何人而作

洪容齋云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
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
名字無所隱避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世多只書
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
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
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
名人文集所志往七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
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
為不相契考畧曰予觀公誌觀之文益信容齋
之言為不謬要之凡為文者雖於古人有所自
來亦有不可相沿襲者此類是已因誌中有王
客起家語遂附述於此

至和元年甲午年三十四

是歲皇祐六年四月朔下德音改元

通州海門興利記○余讀幽詩以其婦子饁彼南
畝田峻至喜嗟乎幽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
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
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
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
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毆之也以賞罰用天下

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旣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醜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匕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况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

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幽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考略曰公他日告君與世之言吏治者無不以愛民爲心一邑治使天下爲吏一邑者皆治故此等文必廣爲錄之亦欲爲吏者知有所警也

遊褒禪山記

節錄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

樂王回深甫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金谿吳君墓誌銘○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塋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谿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

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爲甥訂君實

考畧曰金谿本臨川地宋開寶五年始置縣吳氏世居烏石岡吳敏淳化三年進士四子芮蕢蕃蒙蒞天聖二年進士蒙寶元元年進士故曰以儒起家世冕黻銘詞該核古而奇公嘗銘子固母墓曰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

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皆可稱銘辭絕
調再考康熙五十九年重修江西省志曰按金
谿改場爲縣舊志及通考皆云淳化五年宋史
則載開寶五年虞集二孝女贊亦曰開寶初始
置縣故以此爲據此言是也科目志吳敏淳化
三年進士若五年置縣不應注曰金谿人此亦
一證矣

辭集賢校理狀○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
人賚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
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
未葬一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任京師乞且終滿
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
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葬送之窘比於向
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
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
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
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
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罪而苟欲就其營養之
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
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

王莽公年譜卷四
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卽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隳廢以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

待報之至所有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辭集賢校理狀二○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

差人賚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當不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賚到勅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罪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以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

所以倦也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勅牒臣不敢受

至和二年乙未年二十五

是年曾公亮叅知政事公有上曾叅政書

其半曾公與蘇軾始末公亦不曾與蘇軾
 至味二序心未字三十五
 已似亦似蘇軾引不須憂

